

心雨 / 著

西安之恋

作家出版社



90252227

RBF81/68

西安之恋

心雨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安之恋/心雨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4
ISBN 7-5063-2113-0

I. 西… II. 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404 号

西安之恋

作者: 心 雨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1 千

印张: 9.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13-0/I·2097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像

心雨 原名王妹英，1969年生，199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至今发表中、长篇小说多部。现为西安市某报编辑。

第一章

1

杨晓欧是西安高新开发区飞虹进出口集团公司对外贸易部的销售总经理。3月8日刚过她的28岁生日。从4年前大学毕业起，她就在这家公司任职了，半年后提升为对外贸易部的总经理助理，一年后升任总经理职位。

就任之初，圈子里的一些传闻或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些她的事情。杨晓欧是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的女儿，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在她小的时候，她的父亲为了要让她继承父业，长大了搞中文，经常给她补习语文，因此，她的语文一直学得非常好，在学校常常惹起大家的谈论和赞扬，因为她不但学习很好，相貌也很出众，虽然不是特别爱讲话，但是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从容气质，嘴角含着一缕优雅的笑意，永远不慌不忙的样子，好像对什么事情都自有分寸。这种气质在她上高三的时候表现的尤其明显。高考填报志愿时她的父亲希望她选择西安文科类比较好的院校，不要远离父母。她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但是后来她的父亲才知道，她只报了北京一所很有名的经贸类大学，并且只报了一所。上了经贸专业。父亲后来问她，她也只是一笑，说：“学什么都一样。”此后，从大一到大四，暑假很少回来，就在北京做兼职。每年只在春节回西安。就是春节回到家

里,也很少出去玩,家里姐姐妹妹以及同学朋友想要把她叫去一起玩,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她在家里总是捧了法语或是英语读物学习,因此,在她大三的时候,她的第二外语就已经是过了五级的了。总之,她大学毕业就进了西安高新进出口公司。

刚进公司,她在市场部做市场调研。有一次,公司总裁陪一个欧洲考察团到市场部视察工作,他们是典型的法国装束,极尽法国人的浪漫、奢华、贵族和在服装方面的前卫,个个穿得像个荒唐少年一样。市场部的员工们也是个个正襟危坐,表情严肃。这是公司的制度,只有部门经理一人可以和客人交谈,介绍本部门的职能和工作状况,其余的员工都只能默默地工作,虽然这些年轻的心灵在老总们不在时也不是没有留下过动人的笑声。

只有杨晓欧有些与众不同,显得从容自信。

她旁边的几位同事,过几分钟就紧张地彼此互望一眼,盼望这种罪过赶快结束。

只有晓欧,似乎一点儿都不受影响,和平常一样迅速干练地处理着各种数据和市场报告,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和很自然地流露出的青春的活力。

视察终于结束了。总裁李中豪微笑着带领考察团向下一个部门走去。由于公司的整个楼层都是开放式的,各个部门只用玻璃隔挡隔着,西安大部分合资公司都是这样,有着先进的办公条件和环境,学习西方或港台公司的习惯,透明办公,谁也别想偷懒。

下一个部门的人远远看到考察大军的一步步逼近,个个挺直腰板,目不斜视。

这时,谁也没有料到,走在后面的一位法国客人在走出市场部的玻璃门时突然轻声地说了一句:“le dad est sinve, la dabuge est merloussiere, la fee est bative。”考察队伍立即停了下来,有几

个走在后面的客人也同时笑起来,前面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站下来往后面看。要命的是走在后面的总裁办的几个陪同人员却没听懂这位客人说的什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主管欧洲进出口业务副总许锦也一时没有听出来客人说的是什么。按理他在法国曾呆过几年,现在也有法国绿卡,应该是可以听得出来的,但他只知道这位客人说的是一句比较刁钻的法国方言。法国人一向浪漫不羁,风趣幽默,鬼知道他们又在搞什么小把戏。可是他对法国的方言却是一窍不通,如何应答得出来。若是勉强杜撰,只能惹得这些客人窃笑,因此也会影响公司的形象,无奈他也只好坚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做人操守,没有应对。

一直十分庄重与和谐的气氛顿时显得尴尬起来,整个楼层各个部门的员工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几个胆子大的竟向这边张望过来。

再看几位法国客人的表情,满含善意地笑一下,耸一耸肩,顿在那里。对于自己伙伴搞的把戏,也不知如何继续下去。

这时,坐在玻璃门旁边的杨晓欧回过头来,望着刚才说话的客人笑了一下,说:“le cab jaspine, je marronne que la roulotte de Pantin trimedans le sabri。”

法国客人听了微微一惊,随即开心地笑起来。呵呵!他想不到在古都西安的进出口公司竟然有人能听得懂并且还会说巴黎的方言!说它是法国的方言也是有些不完全准确的,因为这并不是在法国很流行的方言,而是仅限于法国巴黎的最原始的一种戏谑的说法。他回头看看其他伙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洋溢着赞赏的笑意。

哦,总算是解除警报!许总解开了眉头,哼哼,到底没让法国客人瞧了我们的笑话,呵呵,到底是我们泱泱中华大国,几朝古

都西安，藏龙卧虎啊！副总许锦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也开心地笑了起来。他倒是没听出来法国客人说的话，却听懂了杨晓欧说的话：“le cab jaspine, je marronne que la roulotte de Pantin trime dans le sabri(小狗在轻轻咬叫说话，我怀疑巴黎的小马车已进入森林，嘻嘻！)”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关系，这些方言所要表达的含义也是变来变去，古老的方言也会翻出新的版本，就像一道几何难题，虽然难度较大，却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解法，有时甚至几种路径竟是大相径庭，最后却能圆满地表达同一种意境。就像我们西安的方言，你走在西安市区以钟楼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随便哪一条大街上，你也许听不到纯正的西安方言，因为这些大街已被丰富的外来文化淹没了，可是你若是走在粉巷里，走在八里村的小街里，走在任意一个小巷子里，你就随时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你 she 你 zu sa ni ma?”(你说你做什么呢?)“俄末足撒呀”(我没做什么呀)。这种方言只有用语音表达才有它的意义，而且必须是两个会说陕西方言的人才能听得出它的味道。若是用文字来解释它的意思，就显得不伦不类了。他知道法国客人和杨晓欧说的都是流传于法国巴黎街头的一种戏闹逗趣的乡言俚语，可是让他说他却不会，并且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方言在特定环境下的妙用。

他向前面还在那里疑惑不解着的李总从容会意地一笑，用笑意 OK 一下，表明一切搞定，反正他们之间总有这样的默契。李总也微微一笑，带着大家继续朝下一个部门走去。

许总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晓欧，笑了一下，又想起了他在上次招聘会上面试第一次见到晓欧时的情景。杨晓欧轻轻咳嗽一声，故意也学着他的样子假装成熟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许总，调皮地耸了耸肩，笑了一下，也想起了上次她初来公司应聘面试

时第一次见许总的情景。

2

一待考察团的冗长的影子消失在楼层玻璃门的后面，大家立刻拥过来，先是本部门的，接着其他部门的人也拥了过来，把杨晓欧团团包围起来。

“杨晓欧，杨晓欧，那个法国客人说的什么呀？快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唧唧喳喳，“快说快说，他究竟说的什么啊？”

杨晓欧拍一下挤在她跟前的小李，小李平日最是爱热闹的一个，小伙子长得有点儿帅帅的，有些偏瘦，生活热情倒是特别的高，特开朗，素有李大侠之称，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

“今日公司遇到这等尴尬险境，竟几乎搁浅一个楼层的员工，却是我们市场部的美女杨晓欧在谈笑之间解了围，了不起了不起啊同志们哪！令我等好男儿顿感汗颜啊……”当下就是一番慷慨激昂的当庭陈述，自是少不了一番搞笑打趣。吊得大伙越发想知道那个法国客人到底说了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竟然使得我们常住法国的伟大的许总都搞不定，邪了门了那就！

“太夸张了吧小李，你这么慷慨陈词的，万一许总掉了东西回来捡，看大家这样闹哄哄的，不是死定了嘛。”晓欧推一下小李，“去去去，干活去。”

“什么什么？许总掉了什么东西？不会是钱包吧，那最好别等他回来，我要去捡。我手头正青黄不接呢。”

认真的样子惹得大家又忍不住嬉笑起来，仿佛他马上就要就地捡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里面除了有一厚沓绿钞票，最好还应有几个一卡通，个个存有天文数字，你说那样可爱的钱包除了

他李大侠谁能捡得着呢。那他也就理所当然不想在这儿混了，死定了怕什么呀。哼哼。

“你还是得给我们说说到底那个法国人说的什么？”一句话又提醒了大家，又七嘴八舌地发问。

在这种合资公司，员工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朝气蓬勃，踏实肯干，活泼开朗，积极进取，健康向上。其实他们很少在工作时间这样说话戏闹，上班时总是兢兢业业，尽量加快工作进度，从来没有人偷懒。你可以从他们匆忙而有序地忙碌着的身影里感觉到工作着是愉快的。

但是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明天要发半年奖了；又一个新开发的项目被公司老总认可了；又一批丝绸获得了出口认证了；谁不小心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段子，等等，这些都能偶尔引起这群年轻人的欢笑，引起这些年轻敏感的心灵的快乐和开怀。就仿佛干旱的春天突然下了一场玫瑰雨，使得整个楼层都变得活跃和青春起来，仿佛那些装饰一新的金属柱子和水泥钢筋构架都有了人的气息，也变得异常的和谐起来，更不用说今天发生的这种并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就更是能使大家热闹一番了：

“快说快说！不然一会子老总真的回来了，那恐怕就不是回来捡钱包了。同志们。”李侠也拍了拍晓欧的肩，语重心长地说。

“那他要怎么样嘛，难道要回来听你讲个段子不成！”策划部的林依小声说。她长着小巧玲珑的鼻子，样子看起来蛮乖的，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一口珍珠米粒似的牙齿，特别的洁白醒目，小龙女一样清纯可爱。据楼层最新小道消息报道：（嘘——不许外传哦）她在偷偷地暗恋李大侠呢。不知道她牵挂的人知道不知道？嘿嘿——瞧她站在李侠的身后都显得紧张兮兮的样子。

李侠故意用手把嘴捂了一半儿，附在林依的耳边小声地说：

“小傻瓜，他回来会很和蔼地对你说：你去财务部把账一结，明天就不用来了。”

“去去，什么呀，老掉牙的话题了。到底那个法国人说的什么嘛，老卖关子有什么意思。”

“不是的啦，”晓欧擦了一下头上的香汗，“看哪有我说话的机会嘛，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没完，这样真要被老总说我们扰乱办公秩序，公然咆哮公堂什么的可就不好了。我告诉大家就是了，赶紧散了的好，围得我出了几头的水了。”

“什么啊快说快说！”

“那个法国客人是在说——可不许轻易外传！他是在表扬大家呢……”

“什么什么？表扬我们大家？那怎么连许总都没听出来？”

“就你小李子嘴快，他说的是巴黎的方言，不是表扬你们，没你的份儿，他在表扬我们女生呢，他说老板傻，老板娘狡猾，姑娘们漂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也只有法国人会这样瞎捣乱！”呵呵，大家一听，又忍不住笑起来，又闹了一会子，才各自散了。

这时，杨晓欧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

“喂，杨晓欧吗，到六楼来一下，我是——”

是许锦。

晓欧放下手头的工作，向电梯口走去。

3

飞虹进出口公司位于西安高新开发区的太白南路，主要经营丝绸、布匹的进出口业务，另外的几个新投资的项目也正在运作当中。占用一座七层商务大楼，有员工 200 多人。作为进出口

公司，在西安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大公司了。公司老板名叫李中豪，是副总许锦的大学同学。两人几年前一起打拼，创立了这家公司。老板说话慢声缓语，似乎永远没有火气。他们俩的合作也是天衣无缝，做生意时一向很有魄力。对待员工也总是彬彬有礼，对员工分派工作也是有理有据。在这里一位普通员工每月的薪金为 2000 元左右。中干以上那就要看老板的心情，一般年薪是不低于 10 万元人民币的。这对于西安市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打工者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很大的诱惑。

总裁办公室在商务大楼的第 6 层。大楼刚刚装修一新，一楼是接待大厅，四楼延伸出去的部分是大楼的饮食区，开设着员工食堂，食堂开办有各种炒菜和小吃，主食也是五花八门，米饭、蒸馍、葱花大饼、煎饼凉皮子应有尽有，柜台里面还摆着花样齐全的饮料和啤酒。公司的午餐和有时加班时的晚餐就是在四楼的餐厅吃的。

公司给员工每人发放一张 IC 卡，划卡买菜，米饭免费供应，中午每顿的价格 2 元钱，晚餐 1 元。公司给每位员工是增加了伙食补贴的，因此在公司用餐的人很多。刚开始时，杨晓欧很不习惯在这里用餐，觉得和大学里没什么两样，每天都要跑回家里去，后来经过同事们在吃饭时间快到时的不断撺掇，终于渐渐适应了。其他楼层均为公司各部门的办公区。

电梯很快升上 6 楼。副总许锦的办公室在六楼的最里面一间，也是由玻璃隔挡隔着。杨晓欧走进，她已是第二次走入这个办公室，许总正在和对外部常驻日本的林伟谈话，晓欧和林伟笑一下，算是打招呼，然后说：

“许总，我先下去，待会儿再来，可以吗？”

“不用，我们马上就谈完了。”示意她坐下来等一下。

杨晓欧在沙发上坐下来。

接着他们又谈了一笔款项怎么走账的问题。日本方面愿意用美元支付,可是公司考虑到关税等等方面的问题,决定取消这种支付方式。许锦沉思了几分钟,把他的处理意见告诉林伟,让他立即去执行。

林伟领命走了出去。

许锦的办公室说不上特别的豪华但是却显得井井有条,一张酒红色的木质大办公桌,桌子对面有一张椅子,供来访的客人或是员工坐。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几部分拨内线外线和国际长途的电话,旁边一个三人坐的真皮沙发,一个偌大的老板椅里坐着这个公司的副总许锦。杨晓欧第一次坐在那个椅子上是她来面试的时候,因为在业务的分工上由许锦主管公司的对外事务和内部的人事。那时她坐在那里,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有着一张英俊相貌的年轻的副总裁,他大约只比杨晓欧大四五岁,这使杨晓欧多少有些吃惊。一米八〇的个子,皮肤微黑,却显得充满健康和活力,不胖不瘦,体格匀称,穿一件蓝色碎格欧式衬衫,并且有一张含蓄的平易近人的笑脸。

“你的材料我看过了,你的法语很好,希望将来可以有所发挥。你希望在什么样的部门工作?”这是他在那次面试时对杨晓欧说的话。

“我想从最基层的部门做起。”

“很好。你被录用了,明天到市场推广部报到。你的部门经理会给你介绍本部门的业务。祝贺你,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他微笑着很绅士地握了握她的手。形式简单得使杨晓欧惊讶万分。

“坐在这边来。”此刻他指了指他桌子对面的椅子,笑着说,“告诉我,刚才那个法国客人说的什么?”那一副急切的样子使人觉得他只是个可爱的年轻人,而不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我不好意思说。”晓欧忍不住笑了一下，“我怕许总会生气。”

“我怎么会生气的，是他说的又不是你说的，快点儿告诉我好不好！”

“但是说好了不许生气！”晓欧的调皮劲也被他诱发出来了，“不然我就不说。”

“好好好，我答应，还不说？”许锦微微偏了一下头，也忍着笑低声说。

“他在说老板傻，老板娘狡猾，姑娘们漂亮！”

“呵呵！我说他说的什么好话！不过他只说对了两句。”

“哪两句？”

“老板傻，姑娘们漂亮。老板娘么……”

“怎么样？”晓欧好奇地睁大了眼睛。

“我和李总都未婚呢！”

“呵呵，那他可能是说的未来的……”

“未来？也许是……你的法语那么好，都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在法国呆过两年的！你不该呆在市场部的，看来这是我的失误，我竟然没有发现我有一匹千里马。不过万幸的是我那次面试还是把你留下了。”

“许总过奖了，我只是对法语比较感兴趣，所以粗浅地学了一些。”

“你很勤奋，大本毕业就修了两门外语，在我们公司是很有用处的。我会考虑为你调一个更适合你的部门。去工作吧。”

“好的。”

晓欧站起来要走，许锦也站起来，握住晓欧的手，用法语说了一句：

“你的确很漂亮。”

4

杨晓欧下午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晚上7点半在南二环国华酒店三楼香雪亭同学聚会。

杨晓欧下班后又整理了一下第二天要用的文件，抬手一看，7点了，赶紧开拔。她是一个很守时的人，也许这和她的工作有关，认认真真，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模糊的中间地带。她出了公司大门，打了一辆车，直奔南二环的国华酒店。

到了集合地点，推开香雪亭的门一看，嘿！一个人都不认识，正疑惑自己是否搞错了，从她身后冒出来一个，是她认识的，一说才知道，把小学的同学都通知了，在西安的不在西安的，以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都通知了，见识这样的聚会可真是头一遭，看起来真有点儿不伦不类，既不是纯大学的同学聚会，也不是纯中学的同学聚会，而是乱七八糟的同学聚会。

有大学的同学，也有中学的同学，还有小学的同学，甚至在后来扯起家常来才知道还有幼儿园时的同学，倒是见了不少挺另类的江湖豪侠之人，年纪轻轻的，有的蓄起了胡子，有的留起了长发。哦，难道这些人都和我曾是同学？太搞笑了，也不知道是谁发起和组织的这样一次同学聚会！太幽默了这个发起人！

杨晓欧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端了一杯菊花茶，看着这一伙莫名其妙开心、莫名其妙激动的人群，不禁笑起来。渐渐地，人来的实在是太多了，一张桌子怎么也坐不下，有的人连站的地儿都没有了，他们又带着队伍很气派地换了一间大的包间，放了两张桌子，才勉强把这一群人的欢乐装下，把门关了起来。

在他们说了一大堆没有几个人在听和听得进去的乱哄哄的分别后的家长里短之后，终于开始商议点什么样的菜了。因为

人的确是多了一些，每张桌子都额外加了两三把椅子，喜欢吃的口味就五花八门起来，又吵成了一堆，大家的心情都格外地亢奋，似乎对吃什么和怎么吃都不是很在意，而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刚到社会上混，觉得很老练了，突然怀念起小时候的旧人了，喜欢起这种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样的亲近感觉了，就有某个好事者寻着一个一个真的通知了去，大家也竟就一个一个的准时地来了。服务生站在旁边，模样英俊，说话和蔼，被这些热情的人挤过来挤过去，脸上仍然挂着标准美男的微笑。挺不容易的。

服务生催促大家把菜单尽快定下来，好让后边去准备。大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都前前后后地点了点头。可是到底吃什么菜依然定不下来。

这时坐在杨晓欧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拿了菜单过来对服务生说：

“伙计，你看着推荐一些有特色的菜好了，味道不要太差的，价钱不要太高，数目在 12 个左右，6 冷 6 热，两桌上一样的，然后是啤酒，先上一捆，用不了再退。好了，看着准备去。”吵闹声依然没有停下来，服务生勉强听懂了他的话，略显为难地去了。

杨晓欧看了他一眼，不认识，没一点儿印象，大约又是幼儿园的同学吧，要想在记忆里搜寻这么遥远的事情，对自己的大脑实在是太不人道了，也就没有再去理会。

菜开始断断续续地上了，说话声好像是少了一些，可是杯子的碰撞声却是此起彼伏，喝酒猜拳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喝好酒呀砍三刀呀，我一刀下去砍死你呀……”

吓死人，这也能叫行酒令，也就是这伙土匪一样的年轻人敢这样叫嚣。

杨晓欧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她不时地向窗外望去，外面